

宋元通鑑

第卅六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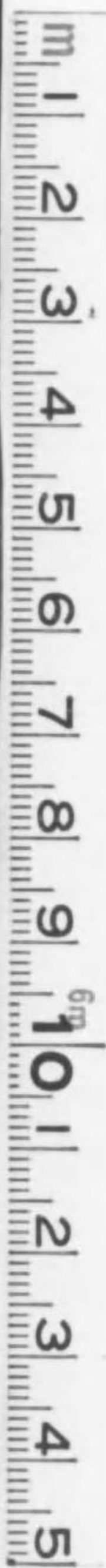
特279-276



特279

276

第四十四百廿六號



始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九

明賜進士前中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 在九 甲午一年

理宗七

端平元年 金天興二年蒙古太宗六年是歲金亡 春正月庚子朔詔求

直言舉賢侍從卿監郎官在外執政從官舉堪為監  
司守令者各二人、三衙統帥知閣御帶環衛官在外  
總管軍帥舉堪為將帥者各二人、秘書郎蔣重珍  
上五事、且曰隱蔽君德、咎咎故相、故臣得以專詆權



不自家事  
以積精神  
悟主宜三  
復

臣昭明君德今在陛下故臣得以責難君父乞召真  
德秀魏了翁用之帝謂之曰人主之職無他惟辨君  
子小人重珍對曰君子指小人為小人小人亦指君  
子為小人此為難辨人主當精擇人望處之要津正  
論日聞則必知君子姓名小人情狀矣兼崇政殿說  
書戒家事勿以白務積精神以寤上意每草奏齋心  
盛服有密啓則手書削藁帝稱其平實丙午詔趙  
范兼淮西制置副使任責防禦戊申孟珙同蒙古  
兵圍蔡州會飲歌吹聲相接城中飢窘歎息而已孟  
珙見黑氣壓城上日無光降者言城中絕糧已三月

金承麟

鞍靴敗鼓皆糜煮且聽以老弱互食諸軍日以人畜  
骨和芹泥食之又往往斬敗軍全隊拘其肉以食故  
欲降者衆珙乃下令諸軍嚼枚分運雲梯布城下以  
議攻金自被圍以來戰沒將帥甚衆至是禁近以及  
舍人牌印省部掾屬亦皆供役分守四城蒙古兵鑿  
西城為五門整軍以入督軍鏖戰及暮乃退聲言來  
日復集是夕金主守緒集百官傳位于東面元帥承  
麟承麟者世祖劾里鉢之後白撒之弟也拜泣不敢  
受金主曰朕所以付卿者豈得已哉以朕肌體肥重  
不便鞍馬馳突卿平日趨捷有將略萬一得免祚胤



不絕此朕志也承麟起受璽已酉承麟即位時孟珙  
之師向南門至金字樓列雲梯令諸軍聞鼓則進馬  
義先登趙榮繼之萬眾競進大戰城上烏古論鎬及  
其將帥二百人皆降金百官稱賀禮畢亟出捍敵而  
南城之牌已立宋旗幟矣俄頃四面鼓譟夾攻聲震  
天地南面守門者奔門走門西開孟珙招江海塔察  
兒之師以入忽斜虎帥精兵一千巷戰不能禦金主  
守緒知事急即取寶玉寘于幽蘭軒環之以草命近  
侍曰死便火我遂自經死忽斜虎聞之謂將士曰吾  
君已崩吾何以戰為吾不能死于亂兵之手吾赴汝

為蒙古立  
耳

忽斜虎死  
節

字水魯等  
及軍士五  
百皆死節

水從吾君矣諸君其善為計言訖赴水死將士皆曰  
相公能死吾輩獨不能邪於是參政字术魯小婁室  
兀林答胡土總帥元志元帥玉山兒紇石烈柏壽烏  
古論桓端及軍士五百餘人皆從死焉承麟退保子  
城門守緒死帥羣臣入哭因謂眾曰先帝在位十年  
勤儉寬仁圖復舊業有志未就可哀也已宜謚曰哀  
莫未畢城已陷諸將禁近共舉火焚之奉御絳山收  
其骨將瘞之汝水上江海入宮執叅政張天綱孟珙  
問金主所在天綱曰城危時自經矣珙乃與塔察兒  
分金主骨及實玉法物是日承麟亦為亂兵所殺金



通鑑卷一百九  
亡。金自宣宗之世，爲宰相樞密者，往往臨事推讓。低言緩語，以爲養相體。每有四方兵革災異，輒以聖主心困，或俟再議，因循苟且，以度時日。及出兵，則以近侍監戰，臨事多所牽制，故師出無功。國亂不聞，以底于亡。

史臣曰：金之初興，天下莫強焉。太祖太宗，威制中國。大槩欲効遼初故事，立楚立齊，委而去之。宋人不競，遂失故物。熙宗海陵，濟以虐政，中原缺望。金事幾去，世宗以仁易暴，休息斯民，故金祚百有餘年。由大定之政，有以固結人心爾。章宗志存潤色。

誅求無藝，至於衛紹。紀綱大壞，宣宗南渡，奔厥本根。連兵宋夏，內致困憊。哀宗之世，無足爲者。區區生聚，圖存於亡，力盡乃斃，可哀也已。雖然，國君死社稷，哀宗無愧焉。

戊辰，史嵩之露布告金亡，以陳蔡西北地分屬蒙古。蒙古以劉福爲河南道總管，史嵩之遣郭春按循故壤，詣奉先縣，汛掃祖宗諸陵。孟珙還師屯襄陽，江海還師屯信陽，王旻戍隨州，王安國守棗陽，蔣成守光化，楊恢守均州，並益兵飭備。經理屯田于唐鄧州，金抹撚兀典行省于息州，與諸將帥日以歌酒爲樂。



軍士淫縱及蔡州破乃與李术魯中婁室夾谷九住等送款請降為金主發喪設祭上謚曰昭宗州民因奉元典為丞相中婁室為平章舉城南遷遂焚樓櫓蒙古望見火起追及于羅山自萬戶以下凡七百人皆被殺二月辛未御史洪咨夔言上親政之始斥逐李知孝梁成大天下固已快之其餘詔事權奸黨私罔上倡淫黷貨罪大罰輕者尚在仕籍詔俱削秩罷祠丁亥詔端平元年正月以前諸命官貶竄物故者許令歸葬是月蒙古入徐州金完顏用安自殺三月己酉以賈貴妃弟似道為籍田令似道涉之

節 金用安死

游妓游湖 是似道行 諸 徑士入戒

子少落魄為游博不事操行以蔭補嘉興司倉帝以貴妃故累擢籍田令恃寵不檢日縱游諸妓家至夜即燕遊湖上不返帝嘗夜憑高望西湖中燈火異常時語左右曰此必似道也明日詢之果然使京尹史巖之戒之巖之對曰似道雖有少年氣習然其才可大用也辛酉詔遣太常寺主簿朱揚祖閣門祗候林拓詣洛湯省謁八陵夏四月辛未詔遣朱復之詣八陵相度修奉荆襄以兵五千護之未至西京謀報敵騎且至兵不敢進使者潛偕數騎星馳而往行禮而還其諸陵之無恙與否皆不可究詰也史嵩

以便胃之 首易哀宗



之骨稍雲  
中國積恥  
此亦理財  
崇儒之報

洪咨夔真  
古之遺直

之遣使以孟珙所獲金哀宗遺骨及寶玉法物并俘  
囚張天綱完顏好海等獻于臨安又復以完顏守緒  
骨來獻時相侈大其事洪咨夔曰此朽骨耳函之以  
葬大理寺可也第當以金亡告九廟歸諸祖宗德澤  
况與大敵為鄰抱虎枕蛟事變叵測顧可侈因人之  
獲使邊臣論功朝臣頌德且陛下知慕崇政受俘之  
元祐獨不鑒端門受降之崇寧乎上雖領之不悉從  
也丙戌備禮告于太廟藏金哀宗完顏守緒骨于  
大理寺獄庫加孟珙帶御器械江海以下論功行賞  
有差知臨安府薛瓊問張天綱曰有何面目到此天

金張天綱

不知所終  
是天不殺  
之也

綱曰國之興亡何代無之我金之亡比汝二帝何如  
瓊叱之明日奏其語帝召天綱問曰汝真不畏死邪  
天綱對曰大丈夫患死之不中節耳何畏之有因祈  
死不巳帝不聽初有司令天綱供狀必欲書金主為  
虜主天綱曰殺即殺焉用狀為有司不能屈聽其所  
供天綱但書故主而已聞者憐之後莫知其所終  
監察御史王遂言史嵩之本不知兵矜功自侈謀身  
詭秘欺君誤國留之襄陽一日則有一日之憂不報  
洪咨夔亦言殘金雖滅鄰國方強益嚴守備猶恐不  
逮豈可動色相賀渙然解體以重方來之憂帝嘉納



之。丁酉，臣僚言江淮荆襄諸路都大提點坑冶吳淵恃才貪虐，籍人家貲以數百萬計，其弟潛違道干譽，引用非類，詔並落職放罷。五月丙辰，以趙范爲兩淮制置使，節制軍馬。左司郎官李宗勉面對言四事，守公道以悅人心，行實政以興治功，謹命令以一觀聽，明賞罰以示勸懲，次言楮幣願詔有司始自乘輿宮掖，下至百司庶府，覈其冗蠹者節之，歲省十萬，則十萬之楮可捐，歲省百萬，則百萬之楮可捐也。行之旣久，捐之益多，錢楮相當，所至流轉，則操吾贏縮之柄，不在楮矣。拜監察御史，時方謀出師汴洛，宗

李宗勉

勉言：今朝廷安恬，無異於常時，士卒未精銳，資糧未克裕，器械未犀利，城壁未繕修，于斯時也，守禦猶不可，而欲進取可乎？借曰今日得蔡，明日得海，又明日得宿亳，然得之者未必可守，萬一含怒蓄忿，變生倉猝，將何以濟？臣之所陳，豈以外患之終不可平，土宇終不可復哉？亦欲量力以有爲，相時而後動耳。願詔大臣愛日力以修內治，合人謀以嚴邊防，節冗費以裕邦財，招強勇以壯國勢，仍飭沿邊將帥毋好虛名而受實害，左控右扼，毋失機先，則以逸待勞，以主禦客，庶可保其無虞。若使本根壯固，士馬精強，觀釁而



徐僑

通鑑卷一百九 宋 已 理宗七  
動用兵未晚。召徐僑為太常少卿，趣入覲，手疏數千言，皆感憤剴切。上廟主闕，下逮羣臣，分別黑白，無所回隱。帝數慰諭之，顧見其衣履垢敝，愀然謂曰：卿可謂清貧。僑對曰：臣不貧。陛下廼貧耳。帝曰：朕何為貧？僑曰：陛下國本未建，疆宇日蹙，權幸用事，將帥非材，旱蝗相仍，盜賊並起，經用無藝，帑藏空虛，民困於橫斂，軍怨於掎克，羣臣養交，而天子孤立，國勢阽危，而陛下不悟。臣不貧，陛下乃貧耳。又言：今女謁閹宦相為囊橐，誕為二豎，以處國膏肓，而執政大臣又無和緩之術。陛下此之不慮，而耽樂是從，世有扁鵲將

戴埴

望見而卻走矣。時貴妃閻氏方有寵，而內侍董宋臣表裏用事，故僑論及之。帝為之感動，改容咨嗟太息。明日手詔罷邊帥之尤無狀者，申警羣臣以朋黨為之戒，命有司裁節中外浮費，而賜僑金帛甚厚。僑固辭不受。丙寅，詔黃幹、李燔、李道傳、陳宓、樓昉、徐瑄、胡夢昱等皆阨于權姦，而各行其志，沒齒無怨，其賜謚復官，仍錄用其子，以旌忠義。戴埴復元資，以勵士風。金武仙奔澤州，戍兵殺之。六月戊辰朔，鄭清之等進奏選德殿柱有金書六字，曰：毋不敬思無邪。上曰：此座右銘也。戊寅，以僑行簡知樞密院事，曾







禦盜  
陳輝

齊敏

西閩廣間與盜鍾全相結其勢甚熾樞密陳韓帥江西任應龍討捕應龍調水軍土兵分扼要害斷橋開塹斬木塞涂論統領官齊敏曰兵法攻瑕今鍾寇將窮陳寇猖獗若先破鍾則陳不戰禽矣敏惟命於是諸寇皆平至是召入對帝謂之曰卿治潮有聲與李宗勉治台齊名應龍頓首曰民無不可化顧牧民者如何耳臣治州幸免曠瘼非曰能之遷國子司業徐僑議學校差職欲先譽望應龍以爲不若資格資格一定則僥倖之門杜而造請之風息矣僑然之癸巳史嵩之進兵部尚書趙范趙葵欲乘時撫定中原

丘岳

建守河據關收復三京之議朝臣多以爲未可獨鄭清之力主其說乃命趙范移司黃州刻日進兵范叅議官丘岳曰方興之敵新盟而退氣盛鋒銳寧肯捐所得以與人邪我師若往彼必突至非惟進退失據開釁致兵必自此始且千里長驅以爭空城得之當勤餽餉後必悔之范不聽史嵩之亦言荆襄方爾飢饉未可興師杜杲復陳守境之利出師之害喬行簡時在告上疏曰八陵有可朝之路中原有可復之機以大有爲之資當大有爲之會則事之有成固可坐而策也臣不憂師出之無功而憂事力之不可繼有

喬行簡



通鑑卷一百九 宋紀  
功而至於不可繼則其憂始深矣夫自古英君必先  
治內而後治外陛下視今日之內治其已舉乎其未  
舉乎向未攬權之前其弊凡幾今既親政之後其已  
更新者凡幾欲用君子則其志未盡伸欲去小人則  
其心未盡革上有厲精更始之意而士大夫仍苟且  
不務任責朝廷有禁苞苴戒貪墨之令而州縣仍贖  
貨不知盈厭欲加楮令則外郡之新券雖低價而莫  
售欲平物價則京師之百貨視舊直而不殊紀綱法  
度多頽弛而未張賞刑號令皆玩視而不肅此皆陛  
下國內之臣子猶令之而未從作之而不應乃欲闔

闢乾坤混一區宇制奸雄而折戎狄其能盡如吾意  
乎此臣之所憂者一也自古帝王欲用其民者必先  
得其心以爲根本數十年來上下皆懷利以相接而  
不知有所謂義民方憾於守令緩急豈有效死勿去  
之人卒不愛其將校臨陳豈有奮勇直前之士蓄怨  
含憤積於平日見難則避遇敵則奔惟利是顧遑恤  
其他人心如此陛下曾未有以轉移固結之遽欲驅  
之北向從事於鋒鏑忠義之心何由而發况乎境內  
之民困於州縣之貪刻阨於勢家之兼并飢寒之氓  
常欲乘時而報怨茶鹽之寇常欲伺間而竊發蕭牆



邊之弱亦坐此

之憂凜未可保萬一兵興於外綴於強敵而不得休潢池赤子復有如江閩東浙之事其將奈何夫民至愚而不可忽內郡武備單弱民之所素易也往時江閩東浙之寇皆藉邊兵以制之今此曹猶多窟伏山谷窺伺田里彼知朝廷方有事於北方其勢不能以相及寧不又動其奸心此臣之所憂者二也自古英君規恢進取必須選將練兵豐財足食然後舉事今邊面遼闊出師非止一塗陛下之將足當一面者幾人勇而能鬪者幾人智而善謀者幾人非屈指得二三十輩恐不足以備驅馳陛下之兵能戰者幾萬分

道而趨京洛者幾萬留屯而守淮襄者幾萬非按籍得二三十萬衆恐不足以事進取借曰帥臣威望素著以意氣招徠以功賞激勸推擇行伍即可爲將接納降附即可爲兵臣實未知錢糧之所從出也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千里餽糧士有飢色今之餽運累日不已至於累月累月不已至於累歲不知累歲千金而後可以供其費也今百姓多垂罄之室州縣多赤立之帑大軍一動厥費多端其將何以給之今陛下不愛金幣以應邊臣之求可一而不可再可再而不可三再三之後兵事未已欲中輟則廢前功欲勉強



則無事力、國既不足、民亦不堪、臣恐北方未可圖而南方已先騷動矣、中原蹂踐之餘、所在空曠、縱使東南有米可運、然道里遼遠、寧免乏絕、由淮而進、縱有河渠可通、寧無盜賊邀取之患、由襄而進、必須負載三十鍾而致一石、亦恐未必能達、若頓師千里之外、糧道不繼、當此之時、孫吳為謀主、韓彭為兵帥、亦恐無以為策、他日糧運不繼、進退不能、必勞聖慮、此臣之所憂者三也、願堅持聖意、定為國論、以絕紛紛之說、皆不聽、淮西總領吳潛又告執政論用兵復河南不可輕易、金人既滅、與北為鄰、法當以和為形、以

坐邊臣以誤國亦所不服

守為實、以戰為應、自荆襄首納空城、合兵攻蔡、兵事一開、調度浸廣、百姓狼狽、死者枕藉、使生靈肝腦塗地、得城不過荆榛之區、獲俘不過曖昧之骨、而吾之內地荼毒如此、邊臣誤國之罪、不待言矣、聞有進恢復之畫者、其算可謂俊傑、然取之若易、守之實難、征行之具、何所取資、民窮不堪、激而為變、內郡率為盜賊矣、今日之事、豈容輕議、存一然一出師一了無一謀一計詔知廬州全子才合淮西兵萬人赴汴、時汴京都尉李伯淵、李琦、李賤、奴等為崔立所侮、謀殺之、及聞子才軍至、伯淵等以書約降、而陽與立謀備禦之策、伯淵燒封丘門、以警動立

全李伯淵等



立殊不安、伯淵等乃來約立視火、立從苑秀折希顏等數騎往、既還、伯淵親送之、倉卒中就馬上抱立、立顧曰、汝欲殺我邪、伯淵曰、殺汝何傷、即出匕首橫刺之、立墜馬死、伏兵起、元帥三合殺苑秀、折希顏後至、見立墜馬、謂與人鬪、欲前解之、隨爲軍所殺、伯淵繫立尸馬尾、至內前、號于衆曰、立殺害劫奪、烝淫暴虐、大逆不道、古今無有、當殺之、否、萬口齊應曰、寸斬之、未稱也、乃梟立首、望承天門祭哀宗、伯淵以下軍民皆慟、或剖其心生噉之、以三尸掛關前槐樹上、全子才次于汴、趙葵自滁州以淮西兵五萬取泗州、由

舉恭不計軍備

泗趨汴以會之、葵謂子才曰、我輩始謀據關守河、今已抵汴半月、不急攻洛陽潼關、何待邪、子才以糧餉未集對、葵督促益急、乃檄鈐轄范用吉、樊辛、李先胡、顯等提兵萬三千、命淮西制置司機宜文字徐敏子爲監軍、先令西上、又命楊誼以廬州強弩軍萬五千繼之、各給五日糧、秋七月、徐敏子啓行、遣和州寧淮軍正將張廸以二百人趨洛湯、廸至城下、城中寂然無應者、至晚有民庶三百餘家登城投降、廸與敏子遂帥衆入城、蒙古聞之、復引兵南下、徐敏子入洛之明日、軍食已竭、乃采蒿和麩作餅而食之、楊誼

激變



空城無食  
決水灌軍  
皆日助遼  
今日助蒙  
古伐人自  
伐拙哉

至洛東三十里方散坐蓐食忽數里外有立黃紅涼  
繖者衆方駭異而蒙古伏兵突起深蒿中楊誼倉卒  
無備師遂大潰爲蒙古擁入洛水者無數誼僅以身  
免是晚有潰卒奔告于洛曰楊誼一軍已爲蒙古大  
陣衝散今蒙古兵已據北岸矣於是在洛之師皆奪  
氣八月朔旦蒙古兵至洛陽城下立寨徐敏子與  
戰勝負相當士卒乏糧因殺馬而食敏子等不能留  
乃班師趙葵全子在汴亦以史嵩之不致餽糧用  
不繼所復州郡率皆空城無兵食可因蒙古兵又決  
黃河寸金淀之水以灌官軍官軍多溺死遂皆引師

南還甲戌朱揚祖林拓以八陵圖上進帝問諸陵  
相去幾何及陵前澗水新復揚祖悉以對帝忍涕太  
息久之初揚祖等行至襄陽會謀報蒙古哨騎已及  
孟津陝府潼關河南皆增屯戍設伏兵又聞淮閫刻  
日進師衆畏不前孟珙曰淮東之師由淮西遡汴非  
旬餘不達吾選精騎疾馳不十日可竣事逮師至東  
京吾已歸矣於是珙與二使晝夜兼行至陵下奉宣  
御表成禮而還九月壬寅趙范以入洛之師敗績  
上表劾趙葵全子才輕遣偏師復西京趙楷劉子澄  
叅贊失計師退無律致後陣覆敗詔趙葵削一秩措



通鑑卷一百九 宋紀七  
置河南京東營田邊備。金子才削一秩，措置唐鄧息州營田邊備。劉子澄、趙楷並削秩放罷。又言楊誼一軍之敗，皆由徐敏子范用吉怠於赴援，致不能支。詔范用吉降武翼郎，徐敏子削秩放罷。楊誼削秩勤停自效。已酉，真德秀言：「權臣罔上，講筵官亦傳會其言，今承其弊，有當慮者五事：并及泉漳寇盜鹽法之弊，帝嘉納之。」詔進士何寔編類朱熹解注文，字有補經筵，授上文學。京湖制置使史嵩之罷，以趙范代之。冬十月，召真德秀爲翰林學士。魏了翁直學士院，時江淮有進取潼關黃河之議，德秀上封事曰：

移江淮甲兵以守無用之空城，運江淮金穀以治不耕之廢壤，富庶之效未期，根本之弊立見。惟陛下審之重之，進德秀爲戶部尚書。入見，帝謂曰：「卿去國十年，每切思賢，德秀以大學衍義進，因言于帝曰：『天之所助者順，人之所助者信。陛下欲祈天永命，唯存乎敬而已。敬者德之聚，儀狄之酒，南威之色，盤游弋射之娛，禽獸狗馬之玩，有一于此，皆足害敬。今天厭夷德久矣，陛下儻能敬德以迓續休命，中原終爲吾有。若徒以力求之，而不反其本，天意難測。』臣實憂之。」魏了翁入對，首乞明君子小人之辨，以爲進退人物之



通鑑卷九十九 宋紀七  
本。以杜奸邪窺伺之端。次論故相十失。猶存次及修身齊家。選宗賢。建內小學等。皆切於上躬者。他如和議不可信。非軍不可保。軍實財用不可恃。凡十餘端。復口奏利害。晝漏下四十刻而退。帝皆嘉納之。辛卯。陳貴誼卒。貴誼字正甫。福清人。慶元五年進士。歷官叅知政事。同知樞密院事。十二月己卯。蒙古遣王檄來責敗盟。辛卯。遣鄒伸之。李復禮。喬仕安。劉溥。報謝。自是河淮之間無寧日矣。袁韶卒。韶字彥淳。慶元人。卒年七十七。累贈太師。初韶之父爲郡小吏。給事通判廳。勤謹無失。歲滿當代不聽去。後通判至。

篤行

復留用之。因致豐饒。夫妻供近五十無子。其妻資遣之。往臨安置妾。既得妾。察之有憂色。且以麻束髮外。以絲飾之。問之。泣曰。妾故趙知府女也。家四川。父歿家貧。故鬻妾以爲歸葬計耳。即送還之。其母泣曰。計女聘財。猶未足以給歸費。且用破矣。將何以酬汝。徐曰。賤吏不敢辱令子。聘財盡以相奉。且聞其家尚不給。盡以囊中貲與之。遂獨歸。妻迎問之。曰。妾安在。告以其故。且曰。吾思之。無子命也。我與汝周旋久。若有子。汝豈不育。必待他婦人乃育哉。妻亦喜曰。君設心如此。行當有子矣。明年其妻生韶。薛極卒。極字會



之常州武進人父抗知寧海縣有惠政極以父任補上元主簿舉制科歷官樞密使加少保和國公論者以其與史彌遠無忤有異議云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九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十

明賜進士前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一百十 起乙未至丙申凡二年

理宗八

端平二年 蒙古太宗七年 春正月甲寅詔議胡瑗孫明復邵

雍歐陽修周惇頤司馬光蘇軾張載程顥程頤等十

人從祀孔子廟庭升孔伋十哲 丙辰詔孟珙屯黃

州珙留襄陽招中原精銳之士萬五千餘分屯灤北

樊城新野唐鄧間以備蒙古各鎮北軍遂以為襄陽



都統制琪赴樞密院稟議因入對帝曰卿名將子忠勤體國破蔡滅金功緒昭著琪對曰此宗社威靈陛下聖德與三軍將士之勞臣何力之有授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黃州駐劄朝辭帝問恢復琪對曰願陛下寬民力蓄人材以俟機會帝問和議琪對曰臣介胃之士當言戰不當言和賜賚甚厚琪至黃增陴浚隄蒐訪軍實邊民來歸者日以千數為屋三萬間以居之厚加賑貸又慮軍民雜處因高阜為齊安鎮淮二砦以居諸軍辛酉遣程芾等為蒙古通好使二月蒙古城和林和林本唐回鶻毘伽可汗故城蒙

宜厚蓄不宜輕動琪對語與行事俱佳

陳均陳文蔚

古以為會同之所至是城之周圍五里許三月乙未詔太學生陳均編宋長編綱目進士陳文蔚著尚書解並補廸功郎乙巳以真德秀參知政事以疾辭除資政殿大學士提舉萬壽宮德秀奏息民講武上嘉納之夏四月甲子詔前四川制置鄭損城池失守且盜陝西五路府庫財鉅萬削官謫居溫州簿錄其家五月乙未雨雹軍民交闕御前諸軍都統制趙勝罷命韓昱代之甲辰真德秀卒德秀字景元後更景希建之浦城人疾亟時冠帶起坐神爽不亂遺表聞上震悼輟朝贈銀青光祿大夫謚文忠



德秀立朝不滿十年，奏疏將數十萬言，皆切當世要務，直聲震朝廷，四方人士誦其文，想見其風采。及宦游所至，惠政深洽，不愧其言。由是中外交頌，都城人時驚傳，湏洞奔擁出關，曰：「真直院至矣！」果至，則又填塞聚觀，不置。史彌遠以是忌之，輒擯不用，而聲聞愈彰。且慨然以斯文自任，不因學禁之餘，而少有疑沮。後學有賴，但初為濟王宮教，不顯諫豫防，以杜奸萌。願委之而去，迨後雖嘗一訟其寃，亦未若鄧若水之力。春秋責備賢者，蓋不無遺憾。六月戊寅，以鄭清之喬行簡為左右丞相，兼樞密使。己卯，葛洪罷。庚

責賢者是

漢且下寬大之詔而民皆受惠

辰，流星晝隕，祈雨。時十三朝會要書成，召李心傳赴闕，為工部侍郎。上言：「臣聞大兵之後，必有凶年，蓋其殺戮之多，賦歛之重，使斯民怨怒之氣上干陰陽之和。至於此極也，陛下所宜與諸大臣掃除亂政，與民更始，以為消惡運迎善祥之計。而法弊未嘗更張，民勞不加振德，既無能改於其舊，而殆有甚焉。故帝德未至於罔愆，朝綱或苦於多紊，廉平之吏所在鮮見，而貪利無耻，敢於為惡之人挾敵興兵，四面而起，以求逞其所欲。如此而望五福來備，百穀用成，是緣木而求魚也。臣考致旱之由，曰和糴增多而民怨，曰



流散無所歸而民怨。曰：檢稅不盡實而民怨。曰：籍貲不以罪而民怨。凡此皆起於大兵之後，而勢未有以消之，故愈積而愈極也。成湯聖主也，而桑林之禱，猶以六事自責。陛下願治七年于此，災祥飢饉，史不絕書，其故何哉？朝令夕改，靡有常規，則政不節矣。行齊居送，略無罷日，則使民疾矣。陪都園廟，工作甚殷，則土木營矣。潛邸女冠，聲焰滋熾，則女謁盛矣。珍玩之獻，罕聞卻絕，則包苴行矣。鯁切之言，類多厭弃，則讒夫昌矣。此六事者，一或有焉，猶足以致旱。願亟降罪已之詔，修六事以回天心。羣臣之中，有獻聚斂剽竊

潘勃

之論，以求進者，必重點之，俾不得以上誣聖德。則旱雖烈，猶可弭。不然，民怨於內，敵逼於外，事窮勢迫，何所不至？陛下雖謀臣如雲，猛將如雨，亦不知所以爲策矣。帝從之。未幾，復以言去。奉祠居潮州。壬午，以曾從龍知樞密院事，鄭性之同知院事，陳卓僉書院事，賜禮部進士四百五十四人。潘勃對策曰：陛下承休上帝，皈德四夫，何異爲人子孫？身荷父母劬勞之賜，乃指豪奴悍婢爲恩私之地，欲父母無怒，不可得也。又曰：陛下手足之愛，生榮死哀，反不得如士庶人。此如一門之內，骨肉之間，未能親睦，是以僮僕疾視。



通鑑卷一百一十一  
鄰里生侮。宜厚東海之恩。裂淮南之土。以致人和。時對者數百人。物語最直。召崔與之。叅知政事。不至。與之自成都乞歸廣州。每有除命。皆力辭不起。及拜廣東安撫。會摧鋒軍士作亂。縱火惠陽郡。長驅至廣州。城聲言欲得連帥幕屬。甘心焉。與之肩輿登城。叛兵望之。俯伏聽命而散。因即家治事。帝注想彌切。召叅大政。與之力辭。帝乃遣使趣之。且訪以政事之當行。罷者。人材之當用。舍者。與之上疏曰。天生人才。自足以供一代之用。惟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忠實而有才者。上也。才雖不高而忠實有守者。次也。用人之道。

亦須培養

無逾于此。蓋忠實之才。謂之有德。而有才者也。若以君子爲無才。必欲求有才者用之。意嚮或差。名實無別。君子小人消長之勢。基於此矣。陛下勵精更始。擢用老成。然以正人爲迂闊。而疑其難以集事。以忠言爲矯激。而疑其近於好名。任之不專。信之不篤。或謂世數將衰。則人才先已凋謝。如真德秀。洪咨夔。魏了翁。方此柄用。相繼而去。天意固不可曉。至於敢諫之臣。忠於爲國。言未脫口。斥逐隨之。一去而不可復留。人才豈易得。而輕弃如此。陛下悟已往而圖方來。昨以直言去位者。亟加峻擢。補外者。蚤與召還。使天下



明知陛下非疏遠正人，非厭惡忠言，一轉移力耳。陛下收攬大權，悉歸獨斷，謂之獨斷者，必是非利害胸中卓然有定見，而後獨斷以行之。比聞獨斷以來，朝廷之事體愈輕，宰相進擬多沮格不行，或除命中出，而宰相不與知立政造命之原，失其要矣。大抵獨斷當以兼聽爲先，儻不兼聽而獨斷，其勢必至於偏聽，實爲亂階，威令雖行於上，而權柄潛移於下矣。又曰：邊臣主和，朝廷雖知而未嘗明有施行，憂邊之士凱切而言，一鳴輒斥，得非朝廷亦陰主之乎。假使和而可保，亦當議而行之可也。又曰：比年以變故層出，盜

賊跳梁，雷雹震驚，星辰乖異，皆非細故。京城之災七年而兩見，豈數萬戶生靈皆獲罪於天者？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此陛下所當凜凜，惟有求直言，可以裨助君德，感格天心。又曰：戚畹舊僚，凡有絲髮夤緣者，孰不乘間伺隙，以求其所大欲。近習之臣，朝夕在側，易於親昵，而難於防閒。司馬光謂內臣不可令其采訪外事，及問以羣臣能否，蓋干預之門，自此始也。若謂其所言出於無心，豈知愛惡之私，因此而入，其於聖德寧無玷乎？帝覽奏嘉歎，趣召愈力，與之控辭，至十三疏不許。己丑，熒惑入太微垣，蒙古主命子闊



端將塔海等侵蜀、忒木斛及張柔等侵漢口、溫不花及察罕等侵江淮、又命姪蒙哥征西域、唐古魯火赤伐高麗、蒙古人每甲一人西征、一人南征、中州戶每十戶一人南征、一人征高麗、秋七月戊戌、太白經天、辛丑、流星晝隕、丙午、太白入東井、庚申、魏了翁上十事不報、蒙古將口溫不花寇唐州、全子才等弃師走、趙范帥兵敗蒙古于上閭而還、閏月丁亥、全子才、劉子澄坐唐州之役、弃兵宵遁、子才謫居衡州、子澄謫居瑞州、八月甲寅、惠陽建安京口高沙諸軍作亂、討平之、詔曰、朕仰惟藝祖皇帝立國以仁

平軍亂

維國以義、撫民馭軍、恩威不相掩、用能經制一定、國勢莫安、間者軍士蠢爲不靜、以駭民聽、雖怙終必戮、而事非獲已、痛切朕躬、夫三綱五常之理、在人未始泯絕、彼其忘平時撫養之恩、背理捐生、豈盡本心哉、有司奉令不虔、故其病於掎尅而飢寒不免、困於力役而休息無期、鬱悒於阻遏而赴愬無所、殆非一日、亦惟朕之不明、有以致之、詩不云乎、祈父王之爪牙、故轉予于恤、內而三衙、外而列閫、暨諸軍主兵官、其各體至意、上下交飭、訓禮示信、威以儆其玩、恩以卹其私、使人人自愛、相安于紀律、而國勢張、時惟汝嘉



徂故必罰，朕不敢赦。丁巳，太白犯太微垣，右執法皆降，獨世顯堅守不下。一日謂其衆曰：宗祀已失，吾何愛一死？千萬人之命懸于吾手，平居享高爵厚祿，死其分也。餘者何罪，與其自經于溝瀆，姑徇一時之節，孰若屈已紓斯人之禍？會蒙古闊端入蜀，次于鞏昌城下，世顯率耆老持牛羊酒幣迎謁。闊端謂之曰：吾征討有年，所至皆下，汝獨固守何也？世顯曰：有君在上，賣國市恩之人，諒所不取。闊端大悅，戒其下秋毫勿犯，俾世顯仍舊職。即日令帥所部從征，世顯遂

了翁無此  
才具如何  
不辭

截嘉陵，進趨大安，闕端資其糧械。十一月乙丑，以曾從龍爲樞密使，督視江淮軍馬。魏了翁同僉書樞密院事，督視京湖軍馬。十二月庚寅，命魏了翁往江淮京湖督視軍馬。了翁在朝凡六月，前後二十餘疏，皆當世急務。帝將引以共政，而忌者相與合謀排擯之。且言了翁知兵體，乃命出視師，賜便宜詔書。如張浚故事。陛辭，御書唐嚴武詩及鶴山書院四大字賜之。了翁開幕府于江州，以吳潛爲參謀官，趙善翰馬光祖爲參議官。甲辰，曾從龍卒。從龍字君錫，晉江人，歷官知樞密事，督視江淮荆襄軍馬。所至威惠



並行人皆稱之。以余嶠同僉書樞密院事，改大理司直杜範爲軍器局監丞。範入對言：陛下親覽大政，兩年于茲，今不惟未覩更新之效，而或者乃有寢不如舊之憂。夫致弊必有原，救弊必有本。積三、四十年之蠹習，浸漬薰染，日深日腐，有不可勝救者。其原不過私之一字耳。陛下固宜懲其弊原，使私意淨盡，顧以天位之重，而或蔽其私憾。天命有德，而或濫於私予。天討有罪，而或制於私情。左右近習之言，或溺於私聽。土木無益之工，或侈於私費。隆禮貌以尊賢，而用之未盡。溫辭色以納諫，而行之惟艱。此陛下之私

有未去也。和衷之美不著，同列之意不孚。紙尾押勅，事不預知。同堂決事，莫相可否。集議盈庭，而施行決於私見。諸賢在列，而密計定於私門。此大臣之私有未去也。君相之私，容有未去，則教條之頒，徒爲虛文。近者召用名儒，發明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之學，有好議論者，乃從而詆訾訕笑之。陛下一惑其言，即有厭弃儒學之意。此正賢不肖進退之機。天下安危所係，願以其講明見之施行。改秘書郎尋拜監察御史，奏曩者權臣所用臺諫，必其私人。約言已堅，而後出命。其所彈擊，悉承風旨，是以紀綱蕩然，風俗大壞。陛下



親政首用洪咨夔王遂痛矯宿弊斥去奸邪然廟堂之上奉制尚多言及貴近或委曲回護而先行丐祠之請事有掣肘或彼此調停而卒收論罪之章亦有彈墨尚新而已頒除目沙汰未幾而旋得美官自是臺諫風采管之振揚者日以鑠朝廷紀綱管之漸起者日以壞帝深然之 蒙古闊端入沔州殺知州事高稼稼在沔葺理創殘招集流散皆襁負歸之及數與蒙古力戰奇功甚多至是闊端自鳳州入西川東路之師多敗遂擣西池谷距沔九十里吏民議退保大安稼言于制置使趙彥呐曰今日之事有進無退

高稼

若能進據險地以身捍蜀敵有後顧必不深入若倉皇召兵退守內地敵長驅而前蜀事去矣彥呐曰吾志也已而竟行留稼守沔蒙古自白水關入六股抹距沔六十里沔無城依山為阻稼升高鼓譟盛旗鼓為疑兵彥呐至蜀口輟帳前總管和彥威以軍還沔召小校楊俊何璘以兵會又選精兵千人命王宣帥以助之已而蒙古大兵何璘遁沔州遂陷衆擁稼出戶稼叱之不能止敵圍殺之彥呐聞稼死沔州破乃進屯青野原蒙古圍之曹友聞曰青野為蜀咽喉不可緩也即往救之半夜載戰遂解其圍既而蒙古先

稼死節

曹友聞



通鑑卷一百一十一 宋紀一  
十  
鋒汪世顯擣大安友聞又救之。指麾甫畢，蒙古大軍數萬突至，友聞迎戰，又敗之。敵乃退，友聞遂引兵扼仙人關。安南入貢。

三年，蒙古太宗八年春正月己未朔，以星行失度，雷發非時，

李復明死

罷天基節宴，詔勸農桑，賜安南國王封爵。壬申，蒙古兵連攻洪山，張順翁大成等以兵捍禦，蒙古將忒木斡寇江陵，統制李復明奮戰死之。二月壬寅，詔侍從臺諫給舍條具邊防事宜。甲辰，召魏了翁還，僉書樞密院事，固辭不拜。時廷臣多忌了翁，故謀假出督以外之。甫二旬，復以建督為非，召之還，而帝不悟，於

舉措輕率

襄陽降蒙

是了翁固辭求去，以陳韓為松江制置使，史嵩之為淮西制置使，韓兼知建康府，嵩之兼知廬州。蒙古從耶律楚材之請，初行交鈔，以萬定為額。三月，

趙范不終

襄陽北軍主將王旻等作亂，時制置使趙范在襄陽，以王旻、李伯淵、樊文彬、黃國弼等為腹心，朝夕讎狎，了無上下之序，民訟邊防，一切廢弛。既而南北軍交爭，范失於撫馭，於是旻、伯淵焚襄陽城郭倉庫，相繼降于蒙古。時城中官民尚四萬七千有奇，財粟在倉庫者無慮三十萬，軍器二十四庫，皆為蒙古所有。金銀鹽鈔不與焉。南軍將李虎不救焚，不定變，反因勢

李虎不終



博一空汗  
城反奔一  
襄陽

王萬

劫掠襄陽為之一空自岳飛收復以來百三十年生  
聚繁庶城高池深甲於西陲一旦灰燼詔以趙范坐  
失撫御削三官仍舊職任夏四月己酉魏了翁罷  
了翁乞歸田里不允以資政殿學士知潭州時殿中  
侍御史李韶訟曰聽其夫為是了翁刻志問學幾四十年忠言讜  
論載在國史比者樞庭之詔未幾改鎮未久有旨予  
祠不知國家人才燁然有稱如了翁者幾人願亟召  
還處以台輔不報癸丑下詔罪已時師屢為蒙古  
所敗襄漢淮蜀日事兵爭帝悔前事命學士吳泳草  
詔罪已泳以監察御史王萬忠伉有大志精於邊防

以詔意訪之萬曰兵固失矣言之甚恐亦不可今邊  
民生意如髮宜以振厲奮發興感人心因為條具沿  
邊事宜泳從其言草詔上進其略有曰數年之間多  
難已甚屬讐金之浸滅而蒙古之與鄰逮合謀成破  
蔡之功恐假道有及虞之勢心之憂矣臍可噬乎又  
曰兵民之死戰鬥戶口之困流離室廬靡存幣帛相  
望是皆朕明不能燭德有未孚上無以格天心下無  
以定民志今方施令發政以為綏輯之圖補卒蒐乘  
以嚴守禦之備想瘡痍之溢目如疾病之在身蒙  
古陷隨郢州荆門軍蒙古初括中原民戶定賦稅



初蒙古唯事進取所降之戶因以與將士自一社之民各有所主不相統攝至是詔括戶口以大臣忽都虎領之民始隸州縣時羣臣共欲以丁爲戶耶律楚材以爲不可衆皆曰我朝及西域諸國莫不以丁爲戶豈可捨大朝之法而從亡國之政邪楚材曰自古有中原者未嘗以丁爲戶若果行之可輸一年之賦隨即逃散矣蒙古主從楚材之議及忽都虎以所括戶一百四萬上蒙古主議割裂諸州郡分賜諸王貴族爲湯沐邑楚材奏曰尾大不掉易以生隙不如多與金帛足以爲恩蒙古主曰業已許之矣楚材曰若

蒙古忽都虎

置官吏必自朝命除恒賦外不令擅自徵歛差可久也蒙古主從之楚材又定賦稅每二戶出絲一斤以供官用五戶出絲一斤以與受賜貴戚功臣之家上田每畝稅三升半中田三升下田二升半水田畝五升商稅三十分之一鹽每銀一兩四十斤已上以爲永額朝臣皆謂太輕楚材曰將來必有以利進者則以爲重矣五月甲申以趙葵爲淮東制置使兼知揚州葵墾田治兵邊備以飭六月己亥洪咨夔卒咨夔字舜俞於潛人嘉定二年進士博雅忠亮長於經濟而出處進退不苟歷官端明殿學士癸卯熒



惑填星合于畢丙午熒惑犯填星秋七月陳卓罷  
 丁卯以鄭性之叅知政事李鳴復僉書樞密院事戊  
 辰御史杜範吳昌裔以言事不報上疏乞罷詔改官  
 李韶爲殿中侍御史辭不允韶奏曰頃同臣居言職  
 者四人未踰月徐清叟去未三月杜範吳昌裔免獨  
 臣尚就列清叟昨言三漸臣繼其說李宗勉又繼之  
 陛下初不加怒而清叟竟去猶曰清叟倡之也今臣  
 與範昌裔言未嘗不相表裏二臣出臺臣獨留豈臣  
 言不加切於二臣邪抑先去二臣以警臣使知擇而  
 後言邪清叟所言三漸臣猶以爲未甚切今國柄有

徐清叟

陵夷之漸士氣有委靡之漸主勢有孤立之漸宗社  
 有阽危之漸上下偷安以人言爲諱此意不改其禍  
 豈直三漸而已甲申雨血八月丙戌趙范坐失  
 襄城罪再貶秩建寧府居住李虎亦貶秩各令任責  
 捍禦蒙古陷襄陽軍德安府初蒙古破許州獲金  
 軍資庫使姚樞楊惟中見之以兄事樞時北庭無漢  
 人士大夫太祖見樞至甚喜特加重焉及闕端南侵  
 俾樞從惟中即軍中求儒釋道醫卜之人樞招致稍  
 衆至是破棗陽忒木斛欲阬士人樞力與辨得脫死  
 者數十人繼拔德安得趙復復以儒學見重于世其

蒙古姚樞  
楊惟中趙復



徒稱為江漢先生，既被獲，不欲北行，力求死所。樞上與共宿，譬說百端，曰：徒死無益，隨吾而北，可保無他也。至燕，名益大著，學徒百人，由是北方始知學經。而樞亦初得覩程朱性理之書。九月辛未，有事于明堂，大雨震電。乙亥，鄭清之喬行簡罷，召崔與之為右丞相兼樞密使，復辭不至。壬午，御前諸軍統制曹友聞與蒙古戰于大安軍陽平關，敗績死之。初，友聞帥師扼僊人關，謀報蒙古合蕃漢軍五十餘萬將至，友聞謂弟萬曰：國家安危在此一舉，眾寡不敵，豈容浪戰，唯當乘高據險，出奇設伏以待之。蒙古攻武

曹友聞曹萬死節

彥呐中制

休關，敗都統李顯忠軍，遂入興元，欲衝大安軍制置使趙彥呐，檄友聞控制大安，以保蜀口。友聞以為不可，彥呐不從。友聞乃遣弟萬及友諒，引兵上鷄冠隘，多張旗幟，示敵堅守。友聞選精銳萬人，夜渡江，密往流溪設伏。約曰：敵至，內以鳴鼓舉火為應，外呼殺聲。蒙古兵果至，萬出逆戰，蒙古八都魯及達海帥步騎萬餘人，往來搏戰，矢石如雨，萬身被數創，令諸軍舉烽。友聞分所部為三，以禦敵。親帥精兵三千人疾馳至隘下，先遣統領劉虎帥敢死士五百衝敵前鋒，不動。友聞乃伏三百騎道旁，而令虎嚼枚突陣，會大風

劉虎



雨諸將請曰雨不止淖淖深沒足宜俟少霽友聞叱曰敵知我伏兵在此緩必失機遂擁兵齊進西軍素以綿裘代鐵甲經雨濡濕不利步鬪黎明蒙古以鐵騎四面圍繞友聞歎曰此殆天乎吾有死而已於是血戰愈厲與萬俱死軍盡沒蒙古兵遂長驅入蜀一月之間成都利州潼川三路俱陷沒四蜀所存唯夔州一路及潼川順慶府而已冬十月壬寅蒙古兵陷固始縣丙午蒙古闊端兵離成都入文州知州劉銳通判趙汝彙乘城固守晝夜搏戰踰月援兵不至銳度不免集其家人盡飲以藥皆死乃聚其尸及

劉銳父子  
趙汝彙死

公私金帛告命焚之家素有禮法幼子纔六歲飲藥時有下拜受之左右感動城破銳及其子自刎死汝彙被執齧殺之軍民同死者數萬人封陳日熒為安南王十一月壬寅以喬行簡為左丞相兼樞密使蒙古口溫不花入淮西靳舒光州守臣皆遁口溫不花合三州人馬糧械趨黃州游騎自信陽趨合肥詔淮西史嵩之援光淮東趙葵援合肥沿江陳韓過和州為淮西聲援蒙古忒木解攻江陵史嵩之遣孟珙救之珙遣張順先渡而自以全師繼之變易旌旗服色循環往來夜則列燭照江數十里相接



趙武

丘岳禦敵

通鑑卷一百一十一 宋紀  
 琪又遣趙武等與戰。琪親往節度。遂破蒙古二十四  
 砦。還民二萬而歸。蒙古將察罕攻真州。知州丘岳  
 部分嚴明。守具周悉。蒙古薄城。輒敗。岳乘勝出戰于  
 胥浦橋。以強弩射其致師者一人死之。敵兵少。郤岳  
 曰：敵衆十倍于我，不可以力勝也。乃爲三伏，設砲石  
 待之于西城。敵至，伏起，砲發，殺其驍將。敵衆大擾。岳  
 選勇士襲敵營，焚其廬帳。越二日，皆引去。戊辰，以  
 魏了翁知紹興，兼浙東安撫使。壬申，詔羣臣各陳防  
 邊方略。戊寅，復成都府。十二月壬寅，詔改明年元  
 是歲安南來貢。

宋元通鑑卷第

百一







十日竣事以聞。二月癸未朔，以鄭性之知樞密院事，鄒應龍僉書院事，李宗勉同僉書院事，李鳴復罷。癸卯，詔經筵進講朱熹通鑑綱目。蒙古始給官府符印，定驛令，初諸路官府自爲符印，僭越無度，耶律楚材請中書省依式鑄給，名器始重。時諸王貴戚皆得自起驛馬，道路騷擾，所至須索百端。楚材復請給牌劄，定分例，其弊始革。三月乙亥，魏了翁卒。了翁字華父，邛州蒲江人。疾革時曰：吾平生處已澹然無營，拱手而逝，贈少師，謚文靖，賜第宅于蘇州。蒙古擊欽察諸部降之，欽察去中國三萬餘里，夏夜極短。

符印驛令

興隆

日斃，沒輒出土產良馬，富者以萬計，俗衽金革，勇猛剛烈，青目赤髮，蒙古帥師至寬田吉思海，會大風，海水涸，遂進師屠其衆，生獲其酋長八赤蠻，又進兵圍斡羅思，篋怯思誠皆降之。夏四月壬午朔，以李璠同知樞密院事，宜撫四川，知成都府。庚子，熒惑犯權星。丙午，詔沔州諸鎮將帥，昨以蒙古兵壓境，皆棄官遁，夔路鈐轄知恩州田興隆，獨自大安德勝堡至潼川，逆戰，雖兵寡不敵，而忠節可尚，特進一官。五月壬申，臨安大火，自巳至酉，延燒民廬五十三萬，士民上書，咸訴濟王之寃，進士潘枋對策，嘗以爲言。



徐鹿卿

并及史彌遠侍御史蔣峴彌遠之黨也上疏謂火災天數何預故王遂劾方大琮王邁劉克莊等鼓扇異論并斥犝姓同逆賊語涉不順請皆論以漢法自是羣臣無敢復言濟王之寃者監簿徐鹿卿面對其略曰臣聞至不可玩者上天之怒心尤不可忽者斯人之疑心知所以解人心之疑則可以息天地之怒矣陛下嗣承丕緒十有四年其間災異何所不有三變爲尤大辛卯之災人以爲權臣專擅之應陛下方且念其羽翼之勞潛晦陰比於是天怒未息而警之以喪師失地之變三京之敗人以爲諸臣狂易之致顧

乃委曲諱護三年而始下哀痛之詔於是天怒未息而警之以迅雷之威明禋之異人以爲燮理所致非人之咎陛下雖能逐一宰臣然外政宿弊大率多仍其故於是天怒不息而警攸之警至於再矣火迫於開元陽德之宮獨不之燬豈非天以彰我寧宗盛德以警動陛下之心乎衆心之所疑也椒房之親富顯之可也節鉞之華不以待有功而汲汲及此恩寵先之火亦先之衆心之所以重疑貴親懿戚人頗議其干請之數火越兩河而徑趨之所以愈疑也非獨四疑又有三謗一曰惑嬖寵二曰溺燕私三曰用小人



通鑑卷一百一十一 宋紀一  
如政令出於朝廷是矣。然御筆時至於中書。宣諭或及於要地。事關封駁。不免留中。方面置局。以行囑托。每有科降椿留供費。此錢此物歸之誰乎。朝廷每舉措令未至。而彼亦知之。每一議論未決。而彼亦聞之。臣以爲不窒交通之路。則謫不解除。授出於公朝是矣。然除目未頒。已有謂某爲某邸之客。某登某人之門。旣而有脗合者矣。除目旣下。則又曰某出於懿旨之叮嚀。某出於御札之訓諭。雖卑官小職。有不能不然者矣。伴食故臣。生無錙銖之勞。沒乃論定策之功。潛邸外姻。豈不可薄加恩數。而參錯於邊方守倅

王伯大

之任。臣以爲不杜僥倖之門。則謫不解。人心不解。天之所以怒也。左司郎中王伯大又進言。今天下大勢如江河之決。日趨日下。而不可挽。其始也。搢紳之論莫不交口誦詠。謂太平之期可躋足而待也。未幾則以治亂安危之制爲言矣。又未幾則置治安不言。而直以危亂言矣。又未幾則置危亂不言。而直以亡言矣。嗚呼。以亡爲言。猶知有亡也。今也置亡而不言矣。人主之患。莫大乎處危亡而不知。人臣之罪。莫大乎知危亡而不言。陛下親政十有四年。于茲盛德大業。未能著見於天下。而招天下之謗議者。何其藉藉而



未已也。議逸欲之害德，則天下將以陛下爲商紂。周幽之人主，議威宦近習之撓政，則天下將以朝廷爲恭顯許史武韋仇魚之朝廷。議奸僞佞朋之誤國，則天下又將爲漢黨錮元祐黨籍之君子。數者皆犯前古危亡之轍迹，忠臣懇惻而言之，志士憤激而和之。陛下雖日御治朝，日親儒者，日修辭飾色，而終莫能弭天下之議。言者執之而不肯置，聽者厭之而不憚煩。於是厭轉而爲疑，疑增而爲忿，忿極而爲悞，則罪言黜諫之意，藏伏於陛下之胸中，而凡迂已者，皆可逐之人矣。彼中人之性，利害不出於一身，莫不破厓

絕角，以阿陛下之所好，其稍畏名義者，則包羞閔默，而有跋前疐後之憂。若其無所顧戀者，則皆攘袂遠引，不願立于王之朝矣。陛下試反於身而自省，曰：吾之制行，得無有屋漏在上，知之在下者乎？徒見嬖昵之多，選擇未已，排當之聲，時有流聞，則謂精神之內守，血氣之順軌，未可也。陛下又試于宮闈之內，而加省，曰：凡吾之左右近屬，得無有因微而入，緣形而出，意所狎信，不復猜覺者乎？徒見內降干請，數至有司，裏言除臣，每實人口，則謂浸潤之不行，邪逕之已塞，未可也。陛下又試於朝廷政事之間，而三省曰：凡吾



通鑑卷一百一十一 宋紀九  
之諸臣得無有讒說殄行震驚朕師惡直醜正側言  
敗度者乎徒見剛方峭直之士管者所進今不知其  
亡柔佞關茸之徒適從何來而遽集於斯也則謂舉  
國皆忠臣聖朝無闕事未可也夫以陛下之好惡用  
舍無非有招致人言之道及人言之來又復推而不  
受不知平日之際遇信任者肯爲陛下分此謗乎無  
也陛下誠能布所失於天下而不必曲爲之回護凡  
人言之所不貸者一朝赫然而盡去之務使蠹根悉  
拔孽種不留如日月之更如風雨之迅則天下之謫  
不攻而自息矣陛下何憚何疑而不爲此哉 丙子

熒惑犯將星 六月癸巳鄒應龍罷知慶元府 秋

七月辛酉太陰犯歲星填星入井庚午歲星守建星

壬申日生背氣癸酉太陰入井 樞密院編修官王

萬兼權屯田郎中因轉對言天命去留原於君心陛

下一一而思之凡惻然有觸於心而未能安者皆心

之未能同乎天者也天不在天而在陛下之心苟能

天人合一永永勿替天命在我矣差知台州至郡日

惟蔬飯終日坐廳事事至立斷吏無所售往往改業

散去民亦化之不復訟上下肅然郡以大治 八月

癸巳以李鳴復叅知政事李宗勉僉書樞密院事

王萬兼

奏

吏治



蒙古劉中  
楊興

蒙古耶律楚材奏制器者必用良工守成者必用儒  
臣儒臣之事業非積數十年殆未易成也蒙古主曰  
果爾可官其人楚材請投試之乃命稅課使劉中楊  
興隨郡考試以經義詞賦論分為三科儒人被俘為  
奴者亦令就試其主匿弗遣者死得士凡四千三十  
人免為奴者四之一楚材又請一衡量立鈔法定均  
輸庶政略備民稍蘇息冬十月蒙古口温不花攻  
黃州孟珙帥師救却之遂攻安豐杜杲繕完守禦蒙  
古以火炮焚樓櫓杲隨陷隨補完蒙古令拔都魯斫  
牌杲木拔都會者皆死囚為之攻城以自贖杲募善

杜杲守城

呂文德

射者用小箭射其目拔都會多傷而退蒙古填壕為  
二十七壩杲分兵扼壩蒙古乘風縱火俄而風雨雪  
驟作杲募壯士奪壩路士皆奮躍死戰會池州都統  
制呂文德突圍入城合力捍禦蒙古引去淮右以安  
文德安豐人魁梧勇悍嘗鬻薪城中趙葵見其遺履  
長尺有咫異而訪之值文德出獵暮負虎鹿各一而  
歸召置帳下遂累功勞超擢軍職十二月戊寅朔  
日食日與金木水火四星俱纏斗食將既  
二年蒙古太宗十年春正月戊申朔詔文武羣臣舉曉暢兵  
財各二人三衙諸軍統制舉將材各二人己未詔



非使紛紛  
又送奸雄  
一場富貴

史嵩之趙葵應援黃州安豐其立功將士等第亟具名以聞二月庚寅詔史嵩之以叅知政事督視京西荆湖南北路江西軍馬置司鄂州癸巳太宗正承賈似道奏言非使將至地界名稱歲例宜有成說又奏裕財之道莫急於去賊吏藝祖治賊吏杖殺朝堂孝宗真決刺面今日行之則財自裕戊戌詔近覽李璿奏知蜀漸次收復然創殘之餘綏撫為急宜施蕩宥之澤淮西被兵恩澤亦如之其降德音諭朕軫恤之意蒙古再遣王楸來求歲幣銀絹各二十萬僉書樞密李宗勉言輕諾者多後患當守元約可

也然比之開禧時物價騰踴奚啻倍蓰矣史嵩之開督府力主和議宗勉言使者可疑者三嵩之職在督戰如收復襄光控扼施澧招集山砦保固江流皆今所當為若所主在和則凡有機會可乘不無退縮之意必至虛捐歲月坐失事功三月己丑命將作監周次說為蒙古通好使壬子以李心傳為史館修撰修高孝光寧四朝實錄庚申詔史嵩之兼督視光蘄黃夔施州軍馬夏四月癸未以李璿同僉書樞密院事督視江淮京湖軍馬己酉雨土太陰入太微垣閏月丁未太陰入井五月辛巳太白晝見



通鑑卷一百一十一 宋紀  
癸未、以李鳴復知樞密院事、余天錫僉書院事、李宗勉參知政事、甲申、喬行簡請以兵事委鳴復、財用委宗勉、楮幣委天錫、當會議者、臣則參酌行之、帝從其請、詔嚴州布衣錢時成、忠郎吳如愚、以隱居著書、並選爲秘閣校勘、丙戌、詔崔與之提舉洞霄宮、任便居住、以李鳴復參知政事、壬寅歲、星犯壁壘陣、六月甲辰朔、流星晝隕、戊申、以吳淵知太平州措置采石江防、以吳潛爲淮東總領財賦、知鎮江府、秋七月壬午、以霖雨不止、烈風大作、令中外之臣極言闕失、以趙以夫同知樞密院事、八月辛酉、太白

游似

晝見經天、癸亥、流星晝隕、九月壬午、熒惑犯權星、以游似爲吏部尚書、八侍經幄、帝問唐太宗貞觀治效何速如是、似對曰、人主一念之烈、足以旋乾轉坤、或謂霸圖速而王道遲、不知一日歸仁、期月而可、王道曷嘗不速、一念有時間斷、則無以挽回天下之大勢、至於憂勤、旣切宸念、而佐理非人、亦何以布宣九重之實德、乃披唐太宗事、以陳、且謂太宗矜心易啓、漸弗克終、僅止貞觀之治、陛下嗣服十有五年、艱危之勢滋甚、回視太宗治效敏速、相越乃爾、意者親儒而從諫、敬畏以檢身、未若貞觀之超卓乎、節用以



蒙古察罕

致愛、選廉以共理，未若貞觀之切至乎。願陛下益加聖心。蒙古察罕帥兵號八十萬，圍廬州。期破廬後，造舟巢湖以窺江左。於濠外築土城六十里，穿兩濠，攻具皆數倍于攻安豐時。杜杲極力守禦，蒙古築塹高於城樓，杲以油灌草，即塹下焚之。皆為煨燼。又於串樓內立雁翅七層，俄砲中，塹上衆驚，杲乘勝出戰。蒙古敗走，杲追躡數十里。又練州師扼淮河，遣其子庶監呂文德、聶斌伏精銳於要害。蒙古不能進，遂引而北歸。詔加杲淮西制置使，以孟珙為京湖制置使。冬十月丁卯，吳潛言宗子趙時暉集真、滁、豐、濠

趙時暉

四郡流民十餘萬，團結十七砦，其強壯二萬，可藉為兵。近調五百，援合肥。宜補時暉官。又沙上蘆塲可得二十餘萬畝，賣之以贍流民，以佐砦兵。從之。孟珙受詔收復京襄，珙謂必得郢。然後可以通餽餉。得荆門。然後可以出奇兵。及至岳州，檄江陵節制司搗襄郢。召諸將指授方略，發兵深入。遂復郢州、荆門軍。蒙古建太極書院于燕京。時濂溪周子之學未至於河朔。楊惟中用師于蜀湖京漢，得名士數十人，始知其道之粹。乃收集伊洛諸書，載送燕京。師還，與姚樞謀建太極書院。及周子祠，以二程、張、楊、游、朱六子配。



通鑑卷一百一十一 宋紀  
食請趙復爲師。選俊秀有識度者爲道學生。由是河朔始知道學。十二月乙卯，詔四川諸州縣鹽酒權額減免三年。戊辰，詔諸路和糴給時直，平概量，毋科抑。申嚴收租苛取之禁。起李韶爲禮部侍郎，辭，詔不允。令所在州軍護送至。史嵩之遣人謂韶曰：「毋言濟邸宮媪國本，韶不答。」上疏曰：「臣生長淳熙，初猶及見渡江盛時，民生富樂，吏治修舉，事變少異，政歸私門。紹定之末，元氣索矣。端平更化，陛下初意，豈不甚美。國事自壞，其人或罷或死，莫有爲陛下任其責者。考論至是，天下事豈非陛下所當自任而力爲乎？」左

氏載史墨言：魯公世從其失，季氏世修其勤。蓋言所由來者漸矣。陛下臨御日久，宜深思熟念，威福自己，誰得而盜之哉？舍此不爲，悠悠玩愒，乃幾於左氏所謂世從其失者。蓋以世卿風嵩之也。疏出，嵩之不悅，曰：「治春秋人，下語毒。」當是時，杜範亦在列，二人廉直，中外稱爲李杜。

三年，蒙古太宗十一年春正月癸酉，以喬行簡爲少傅、平章軍國重事，李宗勉爲左丞相兼樞密使，史嵩之爲右丞相兼樞密使，督視兩淮、四川、京湖軍馬。嵩之既相，一時正人如杜範、游侶劉應起、李韶、趙汝騰等皆以

劉應起  
趙汝騰



通鑑卷一百一十一 宋紀  
不合逐去。王萬首上疏論嵩之，謂其事體迫遽，氣象傾搖。太學生欲趨其歸，則賄賂之迹已形。近或謂有族人發其私事，肆爲醜詆者，以相國大臣而若此，非書之所謂大臣矣。時三相當國，論者謂喬失之泛，李失之狹，史失之專。然宗勉清謹守法，猶號爲賢。以余天錫參知政事，游侶僉書樞密院事。三月，孟珙遣兵及蒙古三戰皆捷，遂復信陽。光化軍樊城、襄陽因上奏曰：取襄不難，而守爲難。非將士不勇也，非軍馬器械不精也，實在乎事力之不給爾。襄樊爲朝廷根本，今百戰而得之，當加經理。如護元氣，非甲兵十

宜詳載

萬不足分守。與其抽兵于敵來之後，孰若保此全勝。上兵伐謀，此不爭之爭也。乃以蔡息降人置忠衛軍，襄郢降人置先鋒軍。夏四月癸卯，以吳淵權工部尚書沿江制置副使，知江州。五月辛未，熒惑犯太微垣，執法星。戊寅，以吳潛爲兵部尚書浙西制置使，仍知鎮江府。秋八月戊戌朔，以浙江潮患，告天地宗廟社稷，以游似參知政事，許應龍僉書樞密院事，林略同僉書院事。蒙古塔海將兵入蜀，制置使丁黼聞之，先遣妻子南歸，自誓死守。至是，塔海自新井入，詐豎宋將旗，黼以爲潰卒，以旗榜招之。既審知其

黼死守  
有戰



非領兵夜出城南迎戰至石筍街兵散力戰而死蒙古遂取漢邛簡脊蓬州遂寧重慶順慶府尋引還黼帥蜀為政寬大蜀人思之冬十月許應龍林略罷

出處

十一月丙子以范鍾僉書樞密院事十二月己未崔與之卒與之字正子廣州人與之未嘗造朝帝虛位待之致仕踰年而卒與之晚出番禺屹然有大臣風與張九齡齊名異代贈少師封南海郡公謚清獻孟珙謀知蒙古塔海等帥眾號八十萬南侵策其必道施黔以透湖湘乃請粟十萬石以給軍餉以三千人屯峽州千人屯歸州命弟瑛以精兵五千駐

孟珙

孟珙

松滋為夔聲援增兵守歸州隘口萬戶谷及蒙古至珙密遣將禦之又以千人屯施州蒙古既入蜀珙增置營砦分布戰艦遣兵間道抵均州防遏且設策備禦未幾蒙古渡萬州湖灘施夔震動珙兄璟時知峽州帥兵迎拒于歸州大堙砦得捷于巴東遂復夔州以陳埴為國子司業諸生成相慶以為得師埴歷陳境土之蹙民生之艱國計之匱既無經理圖回之素惟有感動轉移之策必有為之本者本者何復此心之妙耳履泰安而逸樂者有習安致危之理因艱危而兢懼者有慮危圖安之機明用舍以振紀綱躬



節儉以汰冗濫屏奸妄以厲將士抑貴近以寬糶糴結鄉社以防竊發黜增剗以培根本今任用混殺薰蕕同器遂使賢者耻與同羣諫議大夫金淵見之怒頃乞補外不許又辭免和羅轉官賞亦不許知溫州未上以言罷蒙古以奧都刺合蠻提領諸路課稅初耶律楚材定課稅銀額每歲五十萬兩及河南降戶口滋息增至一百一十萬兩至是回回奧都刺合蠻請以二百二十萬兩樸買之楚材持不可曰雖取五百萬亦可得不過嚴設法禁陰奪民利耳反復爭論聲色俱厲蒙古主曰爾欲鬪博邪楚材力不能奪

虜臣知恤民

乃太息曰民之困窮將自此始矣

四年

蒙古太宗十二年

春正月辛未彗出營室庚辰詔曰朕

以眇身托於天下士民公卿之上顧德不類不能上全三光之明下遂羣生之和變異頻仍咎證彰灼夙夜祗懼不遑康寧乃正月辛未流星見于營室太史氏占厥名曰彗災孰大焉天道不遠謹告匪虛今朕痛自克責豈聲利未遠而讒諛乘間歟舉措未公而賢否雜進歟賞罰未當而真偽無別歟抑牧守匪良而犴獄多興歟封人弛備而暴客肆至歟道殣相望而流離無歸歟四方多警而朕不悟羣黎有苦而



朕不知歟。謫見上帝，象甚著明。爰避正殿，減常膳，以示側身修行之意。二三大臣，吾道揆也，其協恭以輔朕。百爾執事，吾法守也，其竭忠以告朕。使朕得以導和消異，不亦善乎。布告中外，咸知朕意。臨安大飢，飢者奪食於路，市中殺人，以賣隱處，掠賣人以徼利，日未晡，路無行人。蒙古張柔等分道入寇。二月癸丑，以孟珙爲四川宣撫使，珙遂大興屯田，條具上流事宜，會謀知蒙古於襄樊，信陽隨州招集軍民，布種積船材于鄧之順陽，乃分兵撓其勢，潛兵燒所積船材，又度其必因糧於蔡，遣兵火其積聚，遂拜四川

安撫使，知夔州，節制歸峽，鼎澧軍馬。珙至鎮，招集散民爲寧武軍，以降人回鶻愛里八都魯爲飛鶻軍，釐蜀政之弊爲條，班諸郡縣，且曰：不擇險要立砦柵，則難責兵以衛民，不集流離安耕種，則難責民以養兵。乃立賞罰，以課殿最，俾諸司奉行之。尋兼夔州路制置屯田，調夫築堰，募農給種，首柿歸漢尾口爲屯，二十爲頃，十八萬八千二百八十。又創南陽竹林兩書院，以處襄漢四川流寓之士，以李庭芝權施州，建始縣，庭芝訓農治兵，選壯士雜官軍教之。期年，民皆知戰守，善馳逐，無事則植戈而耕，敵至則志出而戰。珙



下其法於所部行之。三月辛未，詔四川安撫制置副使彭大雅削三秩。夏四月壬寅，前潼川運判吳中進對，因論蜀事，爲上言：鄭損、奔邊郡不守，桂如淵啓潰卒爲亂，趙彥呐忌忠勇不救，彭大雅險譎變詐，殊費關防，宜進孟珙於夔門。又言：張祥有保全趙彥呐、楊恢兩制置之功，敵人憚其果毅，宜皆錄用。上嘉納之。乙巳，召史嵩之還，仍前右丞相兼樞密使。杜杲爲沿江制置使，知建康府。蒙古復使王檝來，檝前後凡五至，以和議未決，隱憂致卒，遣使歸其柩于蒙古。五月戊子，命吳潛兼侍讀，李性傳兼侍講。

六月，江浙福建大旱蝗。秋七月乙丑，詔今夏六月恒暘，飛蝗爲孽，中外臣僚其直言闕失。右諫議大夫徐榮叟入對言：自楮幣不通，物價倍長，而民始怨。自米運多阻，粒食孔艱，而民益怨。此見之京師者然也。外而郡邑苟征橫歛，無所不有，嚴刑峻罰，靡所不施。和糴則科抑以取贏，軍需則並緣而規利。逃亡強令代納，蠲放忍至重催，犯私販者不問多寡，槩遭黥徒。逋官謀者不恤有無，動輒監繫，囹圄克拓，率是于連詞訟，追呼莫非枝蔓，茹寃者不敢告，負抑者不得伸，怨氣薰蒸，天示之應，此亢陽之所以爲沴也。八



余玠

月己酉太白犯權星、九月乙丑以余玠所向有功、全師而還、進三秩、喬行簡告老與醴泉觀使、冬十月癸巳詔改明年為淳祐元年、十一月癸酉詔荆鄂都統制張順以私錢招襄漢潰卒創忠義虎翼兩軍及援安慶池州有功特與官兩轉、十二月丙辰地震詔求直言、閏月丙寅李宗勉卒宗勉字強父富陽人開禧元年進士歷官左丞相守法度抑僥倖不私親黨召用老成尤樂聞讜言人稱為公清之相、以游似知樞密院事徐榮叟僉書院事范鍾參知政事、蒙古嚴實卒子忠濟嗣、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十一







京都三茶通拜屋町

同 寺町通松原下町

大坂心齋橋通北久太郎町

同 北久宝寺町

同 博勞町

同 南久宝寺町

尾州名古屋本町七丁目

美濃大垣

勢州洞津

仙臺國分町

出雲寺文治郎

勝村治右衛門

河内屋喜兵衛

河内屋源七郎

河内屋茂兵衛

伊丹屋善兵衛

永樂屋東四郎

岡安慶助

篠田伊十郎

伊勢屋安右衛門

東京日本橋通二丁目

同 日本橋通二丁目

同 所

同 芝神明前

同 所

同 所

同 淺草茅町二丁目

同 下谷池之端仲町

同 通施籠町

同 本石町十軒店

須原屋茂兵衛

山城屋佐兵衛

須原屋新兵衛

和泉屋市兵衛

内野屋彌平治

和泉屋吉兵衛

須原屋伊八

岡村屋庄助

袋屋龜治郎

椀屋喜兵衛



終